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八卷 集外集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

第十八卷

集外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集 外 集

赵遐秋 曾庆瑞 著

《集外集》目录

曾庆瑞/赵遐秋	题记	(1)
赵遐秋/曾庆瑞	《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 的性质	(5)
赵遐秋/曾庆瑞	清朝末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 ——纪念“切音字”运动七十周年(1892—1962)	(32)
赵遐秋/曾庆瑞	《中国语言学史》读后	(63)
曾庆瑞	人虽去，魂犹在！ ——写在巴金老人远行的时候	(73)
曾庆瑞	以先生为榜样，做一个本分的文化人 ——2003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岑麒祥、 袁家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	(77)
犁剑墨	“要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学” ——记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	(82)
曾庆瑞/赵遐秋	魂归故里吧，周锦先生！	(86)
曾庆瑞	从一句不实之词的“口号”说起 ——记忆中的左荧同志	(88)
赵遐秋	用血肉筑成了西南长城	(92)
曾庆瑞	海天不应有蜀道 ——《十字街头看台北》代序	(95)
赵遐秋	探亲访友在台北	(107)
赵遐秋	桃园揽胜	(120)
曾庆瑞	淡江问情	(131)

2 曾庆瑞赵遐秋文集（第十八卷）

赵遐秋	基隆远眺·····	(143)
曾庆瑞	到宜兰去·····	(151)
曾庆瑞	台北大街游车河·····	(162)
曾庆瑞	台湾“午夜牛郎”揭秘·····	(164)
曾庆瑞	莫斯科—金环之旅 ——俄罗斯十一日行：2005年5月6日·····	(183)
曾庆瑞	到托尔斯泰庄园朝圣 ——俄罗斯十一日行：2005年5月8日·····	(198)
赵遐秋	名字的故事·····	(215)
赵遐秋	曹禺请我们看《胆剑篇》·····	(218)
曾庆瑞	儿时子墨三五事·····	(220)
曾庆瑞	但付年华予笔墨 ——我的治学之路·····	(226)
曾庆瑞	定福庄上说人生 ——我在北广39年·····	(241)
曾庆瑞	感悟生命 劳作不息·····	(252)
曾庆瑞	心得、寄语和名言·····	(255)
【附录】		
曾子墨	名字·····	(257)
曾子墨	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	(261)
曾子墨	老爸·····	(265)
王 倪	相期更看水流处 步履未倦夸轻翩 ——访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教授·····	(271)

题 记

曾庆瑞 赵遐秋

编文集，分列一个“集外集”，也算一个传统。

按旧例处理，我们也把一些不太适合收进《林园散论》和《台湾文学论集》里的文字，编成这一部《集外集》。

这一集里，《〈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清朝末年的汉字改革和汉语拼音运动——纪念“切音字”运动七十周年（1892—1962）》和《〈中国语言学史〉读后》是早年在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候写的论文。那时候，大学没有毕业，无论学识修养和写作能力都还幼稚，不过，那是我们学术人生的足迹，又有我们的前辈如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有光诸位学者指点和勉励的印记，如今再看，也都有我们美好的记忆在内。留下它们，自有纪念意义。特别是，当我们得知，中国传媒大学几位语言学方向的博士生现在还把《〈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这样的文章作为他们必读的参考文献资料的时候，内心的欣慰之感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集里的《人虽去，魂犹在！——写在巴金老人远行的时候》、《以先生为榜样，做一个本分的文化人——2003年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岑麒祥、袁家骅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要让世界认识中国文学”——记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魂归故里吧，周锦先生》、《从一句不实之词的“口号”说起——记忆中的左荧同志》，是怀念故人的。其中的袁家骅先生，是庆瑞的研究生指导

教授。缅怀先生育人的无量功德，至今每每回首，总还令人动情动容。记得，有一次，庆瑞给自己和同一方向杨伟光、王伟国两位教授指导的2005级博士生讲述他四十余年的学术人生道路，提到他和袁先生的师生情谊，竟至唏嘘不已，引得在座的七位莘莘学子也热泪盈眶，感慨万端！赵遐秋的《用血肉筑成了西南长城》表达的则是对抗战历史上的英雄的无限敬意！

《海天不应是蜀道——〈十字街头看台北〉代序》、《探亲访友在台北》、《桃园揽胜》、《淡江问情》、《基隆远眺》、《到宜兰去》、《台北大街游车河》和《台湾“午夜牛郎”揭秘》，是我们1993年首次访问台湾的收获。要说清楚的是，《海天不应是蜀道——〈十字街头看台北〉代序》提到的那《十字街头看台北》，确实是我们已经构思好的一部书的书名。我们当时是想对台湾做一点面面观式的观察与思考。遗憾的是，回来以后，百事缠身，难以得闲，计划落空，只有几篇文字见诸书报和刊物。其中的《台湾“午夜牛郎”揭秘》一篇，原本就是应了《人民日报》社的《大地》副刊之约的，倒是完成任务交了差。

这样的情况还不止一次发生。

说真的，我们十分喜欢旅行，更喜欢“文化游学”一类的旅行。这些年，我们出境跑过的地方也不算少了。每次出门，都希望能记下一点足迹，敞开心扉说点感受，却总是因为缺少时间而未能如愿。2005年5月去了心仪已久的俄罗斯，实在难以割舍那份怀念，总算抢了时间写了一点东西。这一集收进来的《莫斯科——金环之旅——俄罗斯十一日行：2005年5月6日》和《到托尔斯泰庄园朝圣——俄罗斯十一日行：2005年5月8日》，就是这样的心得。

还有一组文字，即《名字的故事》、《曹禹请我们看〈胆剑篇〉》、《儿时子墨三五事》、《但付年华予笔墨——我的治学之路》、《定福庄上说人生——我在北广39年》、《感悟生命 劳作不止》、《心得、寄语和名言》，前三篇是“家事”，接下来的两篇是庆瑞“学校”里的事，最后两篇是庆瑞的一些人生感悟。不管是什么，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附录在这里，也是纪念。

本集的《附录》，有我们小女儿子墨的三篇文字《名字》、《让“老美”热泪盈眶的作文》和《老爸》。这是她写在《墨迹》那本书里的三个片段。在报纸上连载和出书以后，不少朋友和学生告诉我们，读这些文字，他们被感动得流了泪。其实，我们自己读，也是如此。就算有一

天，我们不得不远离他们而长逝，子墨和她姐姐子犁、哥哥子剑的对于父母的深爱，也会长存在世间的。《附录》里的王倪的《相期更看水流处 步履未倦夸轻翩——访博士生导师曾庆瑞教授》所写的人和事，要是能够证明，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我们也就无愧于这世上美好的人生了。

2007 年 8 月 8 日

《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 “入派三声”的性质*

赵遐秋 曾庆瑞

在汉语音韵学的历史上，元代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韵书。

本世纪 20 年代，我国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音史。《中原音韵》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资料，从那时起，一直都受到学者们的充分重视。但是，对这部韵书所代表的语音，以及这部书所具有的音韵系统，人们的看法却是很不相同的。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②

第一，《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是什么，它反映什么地方的语音系统？

第二，《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是什么，在这部韵书所反映的语言里，古入声是否还存在？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还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只是谈谈我们的一些后学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

钱玄同先生《文字学音篇》第一章之（2）“古今字音之变迁”说：

* 本文初稿经魏建功先生两度审阅，赐教甚多，谨致谢忱。

② 别的分歧，例如，对《中原音韵》声母系统的不同的归纳，对《中原音韵》声韵系统的不同的构拟，本文不可能一一辨析，那是需要另写专文讨论的。

“此六百年（按指元以来）之普通口音即为《中原音韵》……等韵书之音。”^①这就是说，《中原音韵》的音系奠定了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基础，它是今天北京音系的历史源头。

陆志韦先生《释“中原音韵”》一文则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②

这两家的不同主张，概括了四五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同意钱玄同先生的意见，不赞成陆志韦先生的结论。

一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泰定甲子秋”，^③时当公元1324年。此书刊行的年代，据估计，最早不过1333年。^④

要确定《中原音韵》反映了什么地方的语音，我们有必要先看看当时汉语发展的状况。

就汉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元明清至民国初年时期，即公元13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时期，是近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时期；大都——顺天——北京，这是从近代汉民族共同语到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的历史进程。^⑤

我们知道，书面语言的存在与否，状况如何，乃是话语言能不能保持统一的民族共同语的重要因素。汉语的书面语言，历史是悠久的；但由于口语发展迅速，旧有的书面语言渐渐跟口语脱节。这种情形，《世说新语》等书和一些偶然留传下来的资料透露了一点消息；至于唐朝的

① 钱玄同：《文字学音篇》。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

② 陆志韦：《释“中原音韵”》。载《燕京学报》第31期，1946年，北平。

③ 周德清：《中原音韵·后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6年，北京，第255页。这个本子，由中国戏曲研究院用影印元刻本作为底本，另用《啸余谱》本，并参用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一书的某些考订，互相校勘过。可以说，在现存各种版本中，这“集成”本乃是一个后出转精的定本；本文引文一律准此。后引各处，不再详注，仅注书名页数。

④ 详见陆志韦《释“中原音韵”》。

⑤ 这里，涉及到一个复杂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问题；由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问题，又牵扯到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几经讨论，仍是众说纷纭。好在本文无须着力阐述这个问题。这里，取其中一种看法而已。

和尚语录及保藏在敦煌石室里的那些民间文学作品，矛盾就暴露得更加清楚。自然，书面语和活的口语之间的长期而又严重的脱节是不可想象的。于是，12、13世纪时，一种新的书面语言产生了。这种书面语言产生的标志，是那些数量相当多而且语言又相当纯净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语录（禅家的和理学家的）、外交使臣记录（如保存在《三朝北盟会编》里的）、诸宫调、话本以及许多笔记小说记下来的片段对话。这新的书面语言，就是“白话”。“白话”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以口语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又对口语的发展起规范作用。就在这个过程里，新的统一的口语形成起来了。

这新的统一的口语以什么地方的语言为代表呢？约在明朝初年，朝鲜人编了两本学习汉语的课本，即《朴通事》和《老乞大》。从这两本书的内容来看，可以断定，里边用的是当时北京的口语。^①而且，朝鲜文的注音也和现代北京音基本一致。这说明，当时首都的口语已经被外朝国人看作是汉语的代表了。元朝的历史，从建都到灭亡，还不到一百年，时间短暂，语言不会和明朝初年有太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难断定，13、14世纪的元代大都话已经取得了这种“代表”的地位。

这种现象，是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在任何一种发达的现代语言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言语之所以提高为民族语言，……部分是由于方言经过经济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语言。”^②具体到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条件，瞿秋白同志也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一种方言要有做全国普通话的基础的资格，必须这种方言的地方真正是经济的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的中心。”^③

六百多年前的大都又怎么样呢？从元代奠都起，大都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在全国的经济凋敝中，曾一度形成城市经济的畸形

① 北京自元建都起，称大都。明初，置北平府，为北平布政使司治。永乐元年，建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清因之。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90页。据1934年俄文版第414页，“自然地……言语”译为“自然地……口语”较妥，“提高为民族语言”译为“上升为民族语言”较妥。

③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的中国文》。《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北京，第673页。

发展。京城大都，自然又是首屈一指的经济中心。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说：“（大都）城市既大而富，商人众多”，“交易亦至繁多，每日所到之丝何只千车”，“每日商旅及外侨往来者，难以数计，……至所有珍宝物品之数，更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可比”。当时，为了给元蒙贵族生产奢侈品，这里又云集了天下各行各业的著名工匠。为了与各汗国的政治经济的联系并满足军事上的要求，元代统治者又很注意大都通往各地的水陆交通。结果，自然也便利了官吏商民戍卒及知识分子的往来。此外，京城杂剧艺术的繁盛，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①这两件事也足以说明大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很明显，从大都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看，大都话有作新的统一的口语代表的资格。

二

《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正是当时的大都话；《中原音韵》的声韵调系统，正是这大都音的反映。

现在从（一）周德清的正音观念，（二）元曲的语言根据，（三）周德清的“审音工作”，（四）古今语音的历史比较，（五）《中原音韵》和其后韵书的比较五个方面来讨论。

（一）周德清的正音观念

周德清的时代，是戏曲文学和戏剧艺术十分繁荣的时代。就作品的创作而论，当时，曾一度出现过用韵混乱的现象。周德清的朋友罗宗信对此有一段记述。他给《中原音韵》作的《序》写道：

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后之不得其传，不遵其律，字多于本文，开合韵与之同押，平仄不一，句法亦粗。而又妄乱板行。^②

周德清自己也是很有感慨的。在《自序》里，说：

^① 见《元史·太宗纪》。

^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177页。

吁！考其词音者，人人能之；究其词之平仄、阴阳者，则无有也！……自己字之开合、平仄，句之对偶、短长，俱不知，而又妄编他人之语，奚足以知其妍媸欤？呜呼！言语可不究乎？以板行谬语，而指时贤作者，皆自为之词，将正其己之是，影其己之非，务取媚于市井之徒，不求知于高明之士，能不受其惑者几人哉！^①

他认为，凡此种种，都是“用尽自己心，徒快一时意”；这种作品，决“不能传久”。为此，他觉得令人“深可哂哉！深可怜哉！惜无有以训之者！”所以，他决心“为订砭之文以正其语，便其作，而使成乐府”。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部韵书是为“正音”而作的。虞集的《序》说它用“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琐非复初的《序》说它“能使四方出语不偏，作词有法”；这些，都是指“正音”而说的。

拿什么地方的话去订正那些讹韵呢？周德清的旗帜是异常鲜明的，那上面，写着醒目的十七个大字：

以中原之音为正^②

欲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③

这“中原之音”，并非指的黄河流域中原一带的音，而是指的当时这个大中原的中心——大都之音。何以见得？且看周德清对共同语之形成与政治中心的关系的认识。

在《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简称《起例》）里，周德清有这样一段论述：

考，自汉，魏无制韵者。按南、北朝史：南朝吴、晋、宋、齐、梁、陈，建都金陵；齐史沈约，字休文，吴兴人，将平、上、去、入制韵，仕齐为太子中令。梁武时为尚书仆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176页。

②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简称《起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219页。

③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175页。

射，详约制韵之意，宁忍弱其本朝，而以敌国中原之音为正耶？^①

随着政治中心之在金陵，在当时的南朝，必然是“生吴兴之音”。沈约所制的韵书，既然记的是这“六朝所都，江淮之音”；又以沈约的政治地位而论，“齐为史职，梁为大臣”，所以，又“孰不行其声韵也？”^②后来，

历陈，陈亡流入中原。自隋至宋，国有中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③

尽管周德清还没有十分确切地了解到政治中心必然与共同语有关，但他至少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清谢启昆《小学考》卷三十四“中原音韵”条引蔡清《序》说：

盖天地之中，气在中国；中国之中，气在中州。气得其中，则声得其正，而四方皆当以是为其的焉。……尝受德清先生之书而序之，深许其得音之正。

如果把这里的“气”理解为一国之内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势，那末，用蔡清的《序》来补充周德清的见解，问题就要清楚得多了。另外，《起例》中，周德清说：

余尝于天下都会之所，闻人间通济之言：“……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④

①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简称《起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219页。

② 以上所引皆同①。

③ 《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以下简称《起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219页。

④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第213页。

这一段现时的感性认识，加上上面那一段史的考察与理论的分析，问题就要清楚得多了。这说明，“中原之音”就是这“天下都会之所”的大都之音。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一地的话，不可能还有别的地方的语言能够在这样广泛的场合里发挥它的交际作用。

周德清的正音观念，可以说，就是我国早期的推广民族共同语的思想。他“正言语”的用意，显然就在于推行这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大都之音，即所谓“中原之音”。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结论：《中原音韵》的音系，就是大都音系。

（二）元曲的语言根据

明朝的王伯良曾贬《中原音韵》“不过杂采前贤词曲，掇拾成编”。^①的确，周德清编《中原音韵》是根据了“前辈佳作”的用韵。因此，研究元曲的语言和大都话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很有帮助。

元曲的语言，是和当时的口语相联系的。诸宫调杂以“道白”，要不是活的口语，就很难生动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而且，搬上戏台以后，人们也很不容易听得懂；如果不能生动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如果人们听不懂，它就没有内容，没有群众基础，因而也就不会有当时那样旺盛的生命力。明臧晋叔《元曲选·序二》就曾说过：

宇内贵贱妍媸幽明离合之故，奚啻千百其状？而填词者必
须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

所以，在当时，

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
掇，……雅俗兼收。

即使是诸宫调唱词，我们看它的取字入韵，也一不同于唐诗，二不同于宋词。

前面说过，在创作中曾一度出现了用语的混乱现象；但是，就主要

^① 王伯良：《曲律·论韵第七》。

的一些作家来看，在唱词的用韵方面，还是比较整齐一致的。能够这样整齐一致，在既不同于唐诗宋词用韵，又无韵书以作准绳的情况下，必有一种活的语音系统在起约束、规范作用。不难理解，这起约束、规范作用的语音，正是大都语音。

这种关系，有两点根据：其一，是当时杂剧与大都的关系；其二，是元曲“宾白”用语所提供的现象。

先看第一点根据。元杂剧创作的时代，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则南方为多；否则北人而侨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时代，《录鬼簿》谓方今才人是也。^①

比较这三个阶段，又如王国维所说：

以第一期之作者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杂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至第二期，则除官天挺、郑光祖、乔吉三家外，殆无足观；而其剧存者亦罕。第三期则存者更罕，仅有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五剧，其去蒙古时代之剧远矣。^②

这第一期，很能说明问题。考查一下这一期中作家的籍贯是有好处的。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其有杂剧存于今者”，共列名三十八人；三十八人中，第一期作家为二十七人。这二十七人的里居如下：

大都：关汉卿、王实甫、杨显之、张国宾、石子章、马致远、王仲文、纪君群、孙仲章、费唐臣。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3页。

② 同上。